# 从思想交流到社交游戏

——论清谈的两种目的

【摘要】魏晋清谈主要有两种功能，一种是通过学术性的交流，获得某种知识；另一种是通过清谈来表现自我。这两种功能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。本文试图解释清谈是如何从以思想交流为主转向以社交游戏为主，并试图解释背后的原因。

【关键词】清谈、世说新语

【正文】

一、从学术到社交的转向

《赏誉》：“王敦爲大將軍，鎮豫章。衞玠避亂，從洛投敦，相見欣然，談話彌日。于時謝鯤爲長史，敦謂鯤曰：「不意永嘉之中，復聞正始之音。阿平若在，當復絕倒。」”

按照这条世说新语的记载，王敦说没想到在永嘉年间还能听到正始之音，言下之意有两种可能：一，永嘉年间已经没有清谈（这显然不可能）；二，永嘉年间的清谈已经和正始清谈不一样了。

《文学》：“殷中军为庾公长史,下都，王丞相为之集，桓公、王长 史、王蓝田、谢镇西并在。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,语殷曰：“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 。”既共清言，遂达三更。丞相与殷共相往反，其余诸贤略无所关。既彼我相尽，丞相乃叹曰：“向来语，乃竟未知理源所归。至于辞喻不相负，正始之音，正当尔耳。” 明旦，桓宣武语人曰 ：“昨夜听殷、王清言，甚佳，仁祖亦不寂寞,我亦时复造心，顾看两王掾，辄翣如生母狗馨。”

无独有偶，王导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。那么，东晋的人对于正始之音的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

从这条记载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关键点：共谈析理、共相往反、辞喻不相负。这三点分别是就清谈的目的、过程、结果而言的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

清谈的背景是儒家的衰落和玄学的兴起，当时有人崇尚儒家，有人崇尚道家，名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玄理，其目的最终。

而且，这些论题往往都无法得到最终的统一答案。

《文学》：“何晏为吏部尚书，有位望，时谈客盈坐。王弼未弱冠，往见之。晏闻弼名，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 ：“此理仆以为极，可得复难不？”弼便作难，一坐人便以为屈。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，皆一坐所不及。”何晏自以为已经得到了终极的玄理，但是没想到竟为王弼所驳倒。王弼甚至还自问自答了几个回合，如果继续下去，或许将没有尽头

《文学》：“傅嘏善言虚胜，荀粲谈尚玄远，每至共语，有争而不相喻。裴冀州释二家之义，通彼我之怀，常使两情皆得，彼此俱畅。”傅嘏擅长谈名理，荀粲擅长谈玄远。这两人观点看起来截然对立，但是经过调解之后居然能两情皆得、彼此俱畅。可见，当时人辩论纯粹是为了交流观点，不以分出高下为目的，彼此各有所得，就已经足够了。

但是东晋则不然。殷浩是东晋清谈好手，据说他“既有佳致，兼辭條豐蔚，甚足以動心駭聽。”但是他对于清谈的态度，和正始名士是绝然不类的。

《文学》：“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，往反精苦,客主无间。左右进 食，冷而复暖者数四。彼我奋掷麈尾，悉脱落，满餐饭中。宾 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语孙曰：“卿莫作强口马，我当穿卿鼻！”孙曰 ：“卿不见决牛鼻，人当穿卿颊 ！”这则记录一反我们对优雅的清谈的印象，两人互相会，简直像在吵架一样，不分出胜负决不罢休。

而且还有很多军事上的用语被应用到了辩论之中。《文学》“刘真长与殷渊源谈，刘理如小屈，殷曰：“恶，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。”《文学》：殷中军虽思虑通长，然于才性偏精。忽言及四本,便若 汤池铁城，无可攻之势。“《言语》：谢胡儿语庾道季 ：“诸人莫当就卿谈，可坚城垒。”庾曰 ：“若文度来，我以偏师待之；康伯来，济河焚舟。”这一方面说明辩论的激烈程度，另一方面说明辩论中的技巧成分开始显现。以至于简文帝评论说：簡文云：「淵源語不超詣簡至；然經綸思尋處，故有局陳。」甚至连输了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是在思想上输了，而是中了对方的诡计。《赏誉》：王仲祖、劉真長造殷中軍談，談竟，俱載去。劉謂王曰：「淵源真可。」王曰：「卿故墮其雲霧中。」

支道林就不喜欢这样。《文学》：“许掾年少时，人以比王苟子,许大不平。时诸人士及林 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，王亦在焉。许意甚忿，便往西寺与王论理，共绝优劣，苦相折挫，王遂大屈。许复执王理,王执许理, 更相覆疏，王复屈。许谓支法师曰 ：“弟子向语何似？”支从 容曰 ：“君语佳则佳矣，何至相苦邪？岂是求理中之谈哉？”有人在支道林面前向通过辩论来表现自己，还问支道林他怎么样，结果自讨没趣。王濛更是评论支道林可见，支道林倒是确有正始的风度的。

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成了风气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，东晋清谈的目的已经发生变化，从交流思想，变成了自我表现。殷浩就是其中之一。 清谈得好可以当官啊！殷浩通过清谈在隐居的时候积攒名声，最后成了一个和管仲、诸葛亮相比的人物。《赏誉》：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。于時朝野以擬管、葛，起不起，以卜江左興亡。”

世说《文学》殷中軍讀小品一条下，刘注引語林⽈：「浩於佛經有所不了，故遣⼈迎林公，林乃虛懷欲往。王右軍駐之⽈：『淵源思致淵富，既未易爲敵，且⼰所不解，上⼈未必能通。縱復服從，亦名不益⾼。若佻脫不合，便喪⼗年所保。可不須往！』林公亦以爲然，遂⽌。」支道林是很喜欢跟人辩论玄理的。但是这里王羲之建议他不要去。或许正是因为，殷浩找支道林辩论的目的并非是讨论佛经，而是要借此机会表现自己。如果到时候支道林输了，面子会很难看。王羲之之所以讨厌清谈，恐怕也有这层原因在里面把

有的人认为，清谈从永嘉之后实际是走向了误国：通鑑七⼗九胡注⽈：「正始所謂能⾔者，何平叔數⼈也。魏轉⽽爲晉，何益於世哉？王祥所以可尚者，孝於後⺟，與不拜晉王⽿。君⼦猶謂其任⼈柱⽯，⽽傾⼈棟梁也。理致清遠，⾔乎？德乎？清談之禍，迄乎永嘉，流及江左，猶未已也。」但是笔者

《文学》：“裴成公作崇有論，(1)時人攻難之，莫能折。唯王

夷甫來，如小屈。(2)時人即以王理難裴，理還復申。”刘注引諸公贊⽈：“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，故著崇有⼆論以折之。才博喻廣，學者不能究。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，⽽頠辭喻豐博，廣⾃以體虛無，笑⽽不復⾔。”裴頠的崇有论确实厉害，多少学者都无法辩驳；但乐广的态度却令人玩味，他只是自体虚无，笑而不语。这背后所反映的恐怕是两种思维方式，亦即逻辑和

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云: “江左殷太常(即殷融) 父子并能言理, 亦有辩讷之异。扬州口谈至剧, 太常辄云: ‘汝更思吾论。’”

据刘孝标注引《中兴书》, 他著有《象不尽意论》、《大贤须易论》等, “理义精微, 谈者称焉。”又: “兄子浩, 亦能清言, 每与浩谈, 有时而屈。退而著论, 融更居长。”

或许正是因为支道林是个僧人，没有那么多功利目的，所以他才能成为东晋清谈界的奇葩吧。